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四

其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八首

荅楊元素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箋為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

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啟事近  
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  
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公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  
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  
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  
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為和之  
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咲也

荅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

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為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

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封納  
不訝

荅王慶源二首

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  
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  
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

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  
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  
見海市狀如烟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  
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荅因  
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荅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住勝甚  
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嘆不已緬

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  
惠書冗甚未及荅且申意毅甫興宗公願各為致區區  
餘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  
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  
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樸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  
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日  
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瑩每煩照管感  
涕不可言甚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  
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瞻奉萬乞  
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瑩芟松甚煩照管

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覷當分明點數根搓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砍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

無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  
故詳及一二

與楊元素三首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  
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住佳勝近聞小人輒黷左右  
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  
觀之何啻蚊蟲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  
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為國自重冗迫不及

詳

又

忝命過分皆出素獎碌碌無補日憂愧耳舍弟適患赤  
目未能上狀又適得鄉信堂兄承議名不疑喪亡悲痛中  
不能盡區區恕之恕之都下有幹示及

又

陳僉主簿聞公已薦之感戴之懷如親受賜也幸為始  
終成之此人實無它腸可保信也不罪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  
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對此  
為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  
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  
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  
如得一會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訪值出未見也僦  
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有新事左揆已出陳州

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廬簽餘不能盡報去劉草  
老中丞旦夕授也黃安中龍直知越州靜菴不管閒事  
最妙最妙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計  
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溷亂故人旬日而  
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悲  
但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  
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  
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葦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  
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  
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

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  
博計安勝一場灾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  
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申意僕暫出苟  
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第終當作主與諸  
君遊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  
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



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  
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佳勝叔丈脫屣縉  
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  
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  
屨復講昔日江上携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  
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

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  
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早奮  
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陽君素聚會  
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盡酒後信手豈能  
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荅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蒞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  
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  
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  
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  
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  
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

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  
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溪亦佳不  
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住佳勝承旦夕啟  
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  
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濶歲月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  
度有以容之比日切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  
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  
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住佳勝欣慰不已  
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為  
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踈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  
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  
惠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

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住  
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  
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此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  
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  
字輒意闌恐旦夕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荅  
可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  
有以為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叠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  
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  
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  
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  
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  
冷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  
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當倍加保愛也

又

違濶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瞻  
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已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住勝寶月書信并念二  
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荅李方叔

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此  
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  
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  
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幸照察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  
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  
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  
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為  
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

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  
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  
必及鵠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  
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某  
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  
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  
功勾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  
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  
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  
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

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  
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  
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  
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  
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大望



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為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為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又

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  
子甚竒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  
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  
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  
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  
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欲為此  
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  
必聞其略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  
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

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  
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  
之不須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  
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  
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  
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堅卧嫌若復伸

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徧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悵悵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啟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為醫有過人者識  
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  
以為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  
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爾冗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  
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

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  
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  
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  
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  
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  
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  
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  
宛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  
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  
鶴菜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

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  
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間自然得道也某  
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  
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  
松栢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  
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

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  
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  
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  
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  
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  
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住勝  
感慰無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為  
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題首一篇  
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  
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  
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荅李方叔三首

叠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  
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  
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  
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為所  
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  
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暮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覩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  
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  
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  
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  
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  
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並示伯時所畫地蔵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  
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  
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  
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  
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修之說  
更刻於石柱上為家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  
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  
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  
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小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冀  
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  
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  
今附趙君齋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畧  
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  
某捨絹一百疋奉為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

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愧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

頌塔銘感嘆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  
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  
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佳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  
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  
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  
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苛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  
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  
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荅劉元忠三首

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

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為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  
白雲居士字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  
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名號也  
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  
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遣衰  
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

郡自小郡乞官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  
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  
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畬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  
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  
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  
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饑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入使  
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  
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  
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中  
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為

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  
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  
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  
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

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剝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芻於坟  
前一酹而燒之勿觸動為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  
悚息悚息

與程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  
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  
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  
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即召

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  
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  
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比趨歸  
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荅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

欲以高文發明傳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  
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  
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  
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首

候吏來持承書教禮意兼重感忤不已比日起居何如  
養病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  
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  
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  
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  
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欵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  
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  
老今年八十有二若不安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  
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



當為致意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五

其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三

宋 蘇軾 撰

尺牘一百十一首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杭州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  
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  
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  
來時得從辯才遊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

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  
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者  
不知果有否如有竊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竊望  
仔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齎歸上石  
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  
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

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重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具審法履勝常為慰

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

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諭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即見不復覩縷

又

衆請漕臺敦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

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此日法履康



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  
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跂尤  
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具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  
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長廬對峙名壓

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起裝途中善  
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磬效  
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  
恩擢寘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  
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佳  
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為公作得  
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  
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濶遠無他囑惟倍  
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  
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

草攔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  
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  
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倖所疾久矣然  
据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  
惟冀以時珎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  
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  
諭乃罕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遞中奉慰疏必已聞達

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鄉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通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  
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嘆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  
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

集厚貺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媿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住勝明日果成行否拙  
詩聊發一笑

又

久濶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  
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  
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忤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



落可知切想坐頽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  
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  
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  
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  
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  
意悚忤而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辭謹以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

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  
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  
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  
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  
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于  
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

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此日法履佳否名為實賓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為書海照

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  
國為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  
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  
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

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為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  
觀矣末期會集幸為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濶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  
衰疾倦於遊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  
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俶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

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潁州

辱書感慰謗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  
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  
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杭  
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  
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  
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

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潁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  
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  
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  
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  
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

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辨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閤中抽頭得此  
間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  
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  
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  
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  
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為  
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間寫去  
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  
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  
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

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聽公  
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  
游近致一場閤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間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  
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

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夫侍郎二首

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跼蹐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二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潁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住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鉢晚遂發去逾遠左右回望悵

然尚冀保練以湏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  
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  
蘇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  
間去公咫尺耳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欲括田而  
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乎  
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通中上謝宣不達耶續蒙示諭王  
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  
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  
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  
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  
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奉啟  
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  
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忤無量與  
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  
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凡  
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

間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寫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荅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  
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  
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  
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則似辭難  
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何如乍遠千萬為道自  
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住佳勝為慰見念之深正

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  
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為於  
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竊計起居住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  
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  
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  
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  
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  
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  
公論未間萬萬為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為益多矣別來起居  
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保  
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  
者已散去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  
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  
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琵琶耶  
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  
甚幸子由明日奠醑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  
畧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節感感獨飲  
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荅李方叔六首

別後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  
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  
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



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住勝惠示玃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菴元不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日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  
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  
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  
可言手教為貺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獨以  
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  
欲脫而不可得可勝嘆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香  
罷又湏一吊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為別甚幸  
餘留面話

荅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  
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  
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翰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  
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掛  
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  
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  
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為

辨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住勝大禮日近隨分冗  
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住勝否甘釀佳  
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必  
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  
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  
卧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  
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子齋  
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尚冀

琬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  
詞為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以扶  
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為  
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  
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餘面究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知  
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住勝寵示新  
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衰年  
責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



所堪柰何柰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  
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  
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淒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  
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嘆知兄杜門守  
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遊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  
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  
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使未暇寓諸親知書乞  
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  
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著欄界便不古花草尤  
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仔細為佳不罪

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為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  
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脩飭乃是  
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  
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為  
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  
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此日  
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  
為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  
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  
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為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

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便集上官必  
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  
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  
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  
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

赴定州

某為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辟  
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  
覆詰之廼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官成資後  
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  
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  
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畧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  
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未免為猾胥妄生枝節  
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填替非有服

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潁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  
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  
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某來日  
出城赴定州南定曼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  
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葺什物粗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

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  
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  
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  
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  
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甚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  
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

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  
某到邢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  
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  
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  
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

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並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  
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訝不  
訝

又

辱書具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  
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納上

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  
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  
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  
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

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  
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  
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卹孤旅之  
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荅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之終身庶  
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二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離  
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  
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楊  
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  
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  
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竊惟起  
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



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  
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  
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  
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荅錢濟明三首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  
何如某到貶所閤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  
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絕嗜欲節飲食

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友  
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厚於舊高義凜然固出  
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荅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  
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荅其意與寫  
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  
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

以徽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  
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荅簡率一  
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  
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示人  
千萬千萬

荅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  
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  
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  
法家者流苛細綴繞竟益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  
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  
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  
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  
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

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荅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冝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膽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

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携具來相就  
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  
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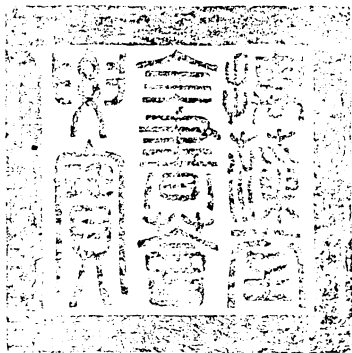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  
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答不願相知過有粉飾

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  
之察之

東坡全集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膳錄監生臣吳魯